趙城縣廣勝寺

佛說自愛經

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無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國王詣佛所遥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劒脫履拱手直進五體投地稽首足下却長跪曰　願以來日於四衢道請佛及僧施設微食普令愚民知佛至尊覩其儀式傳世為則願使衆生遠鬼妖蠱悉奉五戒以消國患世尊曰善哉善哉夫為國王宜有明導率民以道請求來福吾昔為王亦奉諸佛沙門梵志常行四等六度勤以致佛魏魏無上

王曰至真誠如佛教夫不種核無緣獲其果吾受佛恩生世為人去女即男六情皃具景福之會值佛處世盛明法化在於吾國積善難量乞退嚴辦世尊曰善哉善哉王即還宮平治大道高下齊平廣設帳幔竪諸幢幡自彼四衢至精舍門挾道欄楯羅燈如星步有香爐天樂衆伎歌佛至尊之靈咨嗟沙門清貞之德散華雜寶

紛紛如雨香湯灑地却敷綩綖王親通夜手自為饌身往奉迎稽首于地長跪曰願世尊垂大慈現影則濟衆生佛起者法服與諸沙門俱之四衢王及群臣翼從左右佛至就座夫人太子皆稽首于地攘衣跣韈行澡水已手自斟酌佛飯畢稽首曰今設微食願天人鬼龍蚹蜚蚊行蠕動之類令世世逢佛逢法逢沙門衆去諸穢邪懷佛正真佛言善哉王為民父母潤之以慈導以大明所願必得王曰普地之民當別之際咸曰自愛自愛之詛其有要乎

世尊嘆曰善哉問也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成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搆心欲報或現世獲或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剋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身三口四意三無惡愚者恣之不孝其親敬奉鬼媛婬亂酒悖就下賤之濁以致危身滅族之禍死入太山湯火之酷長不獲人身去佛

遠正不樂沙門之清戒常與愚會斯謂樂危亡之禍不自愛者也王曰善善唯佛教誡願聞自愛其則云何佛言自愛之法先三自歸以法養親慈愛人物悲愍愚惑見政喜進平等普護安濟衆生施斯四恩布施窮之衆生無怨諸天祐育衆横不加牢獄利劒諸毒消歇親安族興生無災患死得上天常與明會斯謂自愛者也王曰善哉唯佛教誡誡高行賢者清貞守真穢利邪樂不以染心口四不言三凶遠見危命全行諸佛所珍親安族興終得上天常得福會斯謂自愛者也王曰善哉唯佛教真衆毒横加忍默不說慈惻愍彼終始濟之精進不怠絜心三尊外靜内寂殖念道根深觀聖趣明化真言孝親濟已道衆使然常與福會斯謂自愛者也王曰善哉唯佛教真觀者無數時有兩商人一人念曰佛身丈六華色紫金頂有肉髻項有日光魏魏難言佛曰帝王沙門猶忠臣佛陳明法沙門誦宣斯王明矣知佛可尊佛知其念熟

視之其人心懼懼如獲寶其一人念曰斯王愚惑今為國主將復何求佛者若牛弟子猶車彼牛牽車東西南北佛亦猶然子有何道屈意奉之乎佛知其有惡念必獲其殃愴然愍之其人心懼若有所遺二人俱去四十里停宿沽酒飲之共平屬事訟之紛紛其善念者四王遣善神護焉毒心謗佛者太山鬼令酒入腸猶火燒身出停路卧即宛轉落車轍中晨有商人車五百乘轢殺之馬伴求而見其然曰吾裹矣還國見燕取物去為不義遂輕身委財而逝展轉遠邁去舍衛數万里有一國國王崩無太子識書云中土有微人當王斯土羣僚議曰國之無君猶體之無首難以久立也故王有馬常為王礼若有任王者馬必屈膝命曰大善即具嚴駕以王印綬者車上人馬填路觀者莫不麾涕商人亦出觀國太史曰彼有黄雲之蓋斯者氣也神馬直進屈膝舐商人足群臣欣豫香湯澡浴拜為國王僉然稱臣王曰今本商人無德

於民不任天位也群僚曰天授有德神馬屈膝於是遂處王宮聽省國政深惟曰余無微善何緣獲此必是佛恩使之然也晨在御座歎佛無上之聖率群僚向舍衛稽首曰賤人蒙世尊潤獲為人王斯土傳世不知有佛流俗之書亦無記焉願以大明開斯國人之韻盲朋曰願與應真衆垂意願斯一時三月佛告阿難勑諸比丘明日彼王請皆當徐徐變化現神尊德令其國民咸共覩焉諸天聞佛之至教化相率道從作樂歌德寶帳幢幡華下紛紛光色耀人佛及應真皆坐正殿王案舍衛國王供養明法身自斟酌畢以小机於佛前坐佛廣說法王曰吾本微人素無杖德何緣獲斯佛告曰昔彼王飯佛王心念言佛如國王沙門猶臣下王種斯哉今自獲其果彼一人去佛若牛弟子如車彼自種車轢之哉今在太山為火車所轢自獲其果也非王勇健所能致矣為善福隨履惡禍追響之應聲善惡如音非天龍鬼神所為非先靈所為

造之者心成身口矣佛說偈曰 坏
心為法心　心尊心使　忠心作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轍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忠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世尊又告王曰衆惡之罪最重有五
不孝不忠殺親殺君家滅國乱重罪
一也羅漢之行得空不願無想之定
與佛齊意拯濟衆生而愚向之重罪
二也佛者衆罪已畢景福會成相好
十力法導衆生慈悲憘護心過慈母
而愚惡謗重罪三也清淨沙門志清
行高懷抱經法助佛化愚諸佛相紹
繼衆生得度皆由衆僧彼謗交遘以
致不調僧不調政法毀民狂走政法
毀民狂走者三道興惱比丘僧重罪
四也佛之尊廟寶物水土衆生赤心
以貢三尊愚人或毀盜之重罪五者
也犯斯五者罪無請謂之自殺身自滅
族自投太山火矣五罪之重重於須弥
慎無犯焉佛說經竟王及羣臣皆得
須陁洹受五戒為清信士國民有作
沙門者守戒為清信士者遂以五戒

十善為國政諸天祐護國遂興矣諸
天龍神王臣黎民無不歡喜

佛說自愛經

佛說自愛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七八頁中一行經名，石無；資、磧、普作「自愛經」。

一　二七八頁中二行譯者，石無；資、磧、普、南、徑、清作「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一　二七八頁中六行第八字「曰」，麗作「白」。

一　二七八頁中七行第七字「僧」，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衆僧」。

一　二七八頁中八行第六字「覩」，石作「觀」。

一　二七八頁中一二行第三字「諸」，資、磧、普、南、徑、清作「請」。

一　二七八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核」，磧、普、南、徑、清作「栽」。

一　二七八頁中一九行「幢幡」，石作「幡幢」。

一　二七八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道」，

石作「門」。

一　二七八頁下四行第四字「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著」。

一　二七八頁下八行「蚑行」，石作「跂行」。

一　二七八頁下九行第一一字「去」，石作「云去」。同行「諸穢邪」，麗作「世穢臊」。

一　二七八頁下一一行第一〇字「必」，石作「畢」。

一　二七八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斯」，磧作「漸」。

一　二七八頁下一六行首字及二八〇頁上三行第一一字「于」，資、磧、普、南、徑作「乎」。

一　二七八頁下一六行首字「于」，清作「乎」。

一　二七八頁下一七行末字「獲」，資、磧、普、南、徑、清作「獲願」。

一　二七九頁上二行末字至三行首字「善善」，資、磧、普、南、徑、清作「善哉善哉」。

一　二七九頁上六行「施斯」，資、磧、南作「斯施」。同行末字「之」，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乏」。

一　二七九頁上一〇行第九字「誠」，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誠」。

一　二七九頁上一二行第五字「見」，資、磧、南、徑、清、麗作「身」。同行末字「親」，資作「穀」。

一　二七九頁上一三行第九字「得」，石作「得色」。

一　二七九頁上一四行第一三字「毒」，磧、普、南、徑作「恚」。

一　二七九頁上一六行第一二字「殖」，石作「值」。

一　二七九頁上一七行第七字「化」，石作「化其」。

一　二七九頁上一八行第八字「斯」，石、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二七九頁上二一行末字「曰」，資、磧、南、徑、清、麗作「如」。

一　二七九頁中二行第九字「主」，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王」。

一　二七九頁中七行首字「四」，磧、南作「斯施」。同行末字「之」，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三」。

一　二七九頁中八行「紛紛」，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紛紜」。同行末字及一一行第一一字「焉」，石作「馬」。

一　二七九頁中九行第二字「心」，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念」。同行第一二字「膓」，資、磧、普、南、徑、清作「腹」。

一　二七九頁中一〇行第六字「卧」，石無。

一　二七九頁中一三行首字「爲」，石作「焉」。

一　二七九頁中一六行「常爲王礼」，石作「當爲札王」。

一　二七九頁中一八行第七字「命」，石、麗作「命」。

一　二七九頁中二〇行第二字「麾」，麗作「揮」。

一　二七九頁中二一行首字「黃」，石作「異」。

一　二七九頁中末行第九字「尒」，資、磧、普、南、清、麗作「余」。

一　二七九頁下一行第一三字「有」，磧作「行」。

一　二七九頁下四行「使之」，石作「之使」。同行第六字「晨」，石作「畏」。

一　二七九頁下五行第二字「率」，諸本作「率諸」。同行「舍衛」，資、磧、普、南、徑、清作「佛」。

一　二七九頁下六行第二字「潤」，石作「閏」。

一　二七九頁下八行第一二字「衆」，資、磧、普、南、徑、清作「衆聖」。

一　二七九頁下一一行「之至」，石作「至」；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至彼」。

一　二七九頁下一二行第四字「卒」，諸本作「率」。同行末字及一三行首字「幡華」，石無。

一　二七九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身」，資、磧、普、南、徑、清作「手」。

一　二七九頁下一七行第四字「曰」，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九頁下一八行第一一字及二〇行第六字「栽」，石作「戒」。

一　二八〇頁上二行第四字「心」，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本」。同行「心使」，石作「心中」。

一　二八〇頁上二行「忠心作惡」，石作「使心作惡」；磧、南、徑、清作「中心念惡」。

一　二八〇頁上三行「于轍」，石作「乎微」。

一　二八〇頁上八行「羅漢」，資、普作「罪漢」。同行第七字「得」，資作「德」。

一　二八〇頁上一〇行「景福會成相」，石作「福食成想」。

一　二八〇頁上一一行第三字「法」，石作「往」。同行第一二字「過」，石作「愚」。

一　二八〇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淨」，石、資、磧、普、清作「潔」。

一　二七九頁下一七行第八字「興」，石作「與」。

一　二七九頁下一八行末字「者」，麗無。

一　二八〇頁上一九行「罪無請謂之自殺身」，資作「罪無請謂自殺身」；磧、普、南、徑、清作「其罪最重謂自殺身」。

一　二八〇頁中末行經名，石作「佛說自愛經一卷」；資作「自愛經三」。